



辛棄疾詞選 新譯

三民書局印行 / 古籍今注新譯叢書 / 類學文 / 譯注 福安曩

聶安福 注譯

新 譯

辛 棄 疾 詞 選

三民書局 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新譯辛棄疾詞選 / 聶安福注譯. — 初版一刷. — 臺
北市: 三民, 2015

面; 公分. — (古籍今注新譯叢書)

ISBN 978-957-14-6005-5 (平裝)

852.4523

104004497

◎ 新譯辛棄疾詞選

注譯者 聶安福
責任編輯 劉培育
美術設計 蕭伊寂

發行人 劉振強

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
電話 (02)25006600

郵撥帳號 0009998-5

門市部 (復北店)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
(重南店)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
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15年4月

編號 S 033660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有著作權·不准侵害

ISBN 978-957-14-6005-5 (平裝)

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 三民網路書店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

劉振強

人類歷史發展，每至偏執一端，往而不返的關頭，總有一股新興的反本運動繼起，要求回顧過往的源頭，從中汲取新生的創造力量。孔子所謂的述而不作，溫故知新，以及西方文藝復興所強調的再生精神，都體現了創造源頭這股日新不竭的力量。古典之所以重要，古籍之所以不可不讀，正在這層尋本與啟示的意義上。處於現代世界而倡言讀古書，並不是迷信傳統，更不是故步自封；而是當我們愈懂得聆聽來自根源的聲音，我們就愈懂得如何向歷史追問，也就愈能夠清醒正對當世的苦厄。要擴大大心量，冥契古今心靈，會通宇宙精神，不能不由學會讀古書這一層根本的工夫做起。

基於這樣的想法，本局自草創以來，即懷著注譯傳統重要典籍的理想，由第一部的四書做起，希望藉由文字障礙的掃除，幫助有心的讀者，打開禁錮於古老話語中的豐沛寶藏。我們工作的原則是「兼取諸家，直注明解」。一方面熔鑄眾說，擇善而從；一方面也力求明白可喻，達到學術普及化的要求。叢書自陸續出刊以來，頗受各界的喜愛，使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，也有信心繼續推

廣這項工作。隨著海峽兩岸的交流，我們注譯的成員，也由臺灣各大學的教授，擴及大陸各有專長的學者。陣容的充實，使我們有更多的資源，整理更多樣化的古籍。兼採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的要典，重拾對通才器識的重視，將是我們進一步工作的目標。

古籍的注譯，固然是一件繁難的工作，但其實也只是整個工作的開端而已，最後的完成與意義的賦予，全賴讀者的閱讀與自得自證。我們期望這項工作能有助於為世界文化的未來匯流，注入一股源頭活水；也希望各界博雅君子不吝指正，讓我們的步伐能夠更堅穩地走下去。

導 讀

辛棄疾（西元一一四〇—一二〇七年），字坦夫，後改字幼安^①，號稼軒，諡忠敏。濟南歷城（今山東濟南歷城區）人。

稼軒以詞名世，其現存六百餘首詞作，堪稱其人生情懷的寫照。元好問《新軒樂府引》云：「自東坡一出，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。」稼軒詞亦然，范開《稼軒詞序》所論頗為精當：

器大者聲必闕，志高者意必遠。知夫聲與意之本原，則知歌詞之所自出。是蓋不容有意於作為，而其發越著見於聲音言意之表者，則亦隨其所蓄之淺深，有不能不爾者存焉耳。世言稼軒居士辛公之詞似東坡，非有意於學坡也，自其發於所蓄者言之，則不能不坡若也。……公一世之豪，以氣節自負，以功業自許，方將斂藏其用以事清曠，果何意於歌詞哉，直陶寫之具耳。故其詞之為體，如張樂洞庭之野，無首無尾，不主故常；又如春雲浮空，卷舒起滅，隨所變態，無非可觀。無他，意不在於作詞，而其氣之所充，蓄之所發，詞自不能不爾也。

此序作於淳熙十五年（西元一一八八年）正月一日。稼軒時年四十九，從二十三歲南歸後，宦海遷轉，雖曾官居地方大員，然壯志未酬而身遭彈劾，如今罷職閒居帶湖已八年，其人生已歷經坎坷，其詞風亦臻於成熟。范開師從稼軒八年，可謂深知乃師人品詞風，為之編成《稼軒詞》（即今存四卷本甲集）

① 周孚有詩《辛棄疾始字坦夫後易曰幼安作詞以祝之》，《蠹齋鉛刀編》卷三十，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
並作序，所言切實中肯：其一，稼軒為一世豪傑，即所謂「器大者」、「志高者」，「以氣節自負，以功業自許」。其二，稼軒懷抱雄才遠略而不得施展，即所謂「斂藏其用以事清曠」。其三，稼軒作詞而「意在於作詞」，直陶寫情懷，即所謂「氣之所充，蓄之所發」。其四，稼軒詞作於恢弘豪邁氣象中呈現出多姿多態，即所謂「如張樂洞庭之野，無首無尾，不主故常；又如春雲浮空，卷舒起滅，隨所變態，無非可觀」。前二者言襟懷及境遇，後二者言作詞及詞風。無疑，解讀稼軒詞作，不能不把握其性情懷抱，瞭解其人生際遇。

一

稼軒於紹興三十二年（西元一一六二年）南渡之前的青少年生活中，有兩方面值得注意。一是在祖父辛贊的教誨影響下，稼軒早年即立定恢復大志，並有聚眾抗金之舉。其《美芹十論》云：「大父臣贊，以族眾拙於脫身，被汙虜官，留京師，歷宿、亳，涉沂、海，非其志也。每退食，輒引臣輩登高望遠，指畫山河，思投釁而起，以紓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。嘗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，諦觀形勢。謀未及遂，大父臣贊下世。」辛贊「投釁而起」之願未遂而下世，稼軒承祖父遺志，於紹興三十一年（西元一一六一年）金兵大舉南侵之時，聚眾二千，聯合耿京所領導的義軍共圖恢復，任掌書記，力勸耿京歸宋，表現出非凡的軍事才幹和戰略眼光，而其殺叛僧義端、擒叛將張安國^②，則展現出超人的勇武氣概。范開所謂的「一世之豪，以氣節自負，以功業自許」，在二十出頭的稼軒身上即已顯露端倪。其功業即恢復大業，其氣節即民族大節，這是稼軒一生的追求和操守。

另一方面，稼軒稱雄詞壇，其才華在青少年時期就已展露。陳模《懷古錄》卷中載：「蔡光工於詞，

② 參見《宋史》卷四〇一《辛棄疾傳》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七六年。

靖康中陷金。辛幼安嘗以詩詞謁之。蔡曰：「子之詩則未也，他日當以詞名家。」故稼軒歸本朝，晚年詞筆尤高。」現存稼軒詞中未見南歸之前所作，然而陳模所記當有所據。《宋史·辛棄疾傳》稱其「少師蔡伯堅」，伯堅名松年，號蕭閒老人。元好問《中州集》卷一云：「百年以來，樂府推伯堅與吳彥高，號『吳蔡體』。」蔡光、蔡松年同在靖康中陷金，同以詞著稱，或即同一人，原名光，後改名松年亦未可知。稼軒曾於金海陵王貞元二年（西元一一五四年）、正隆二年（西元一一五七年）兩次入中都（今北京市）應試，此間或有以詩詞請謁蔡松年之舉^③。蔡氏謂其「詩則未也，他日當以詞名家」，可見稼軒年未二十，其詞作即已為詞壇名家所稱道。

稼軒青少年時期所展現出的抗金復國志向及其詞學才華，也預示了終其一生的功業追求和情懷抒寫。

二

紹興三十二年（西元一一六二年），二十三歲的稼軒南渡歸宋，以右承務郎出任江陰簽判，直至淳熙八年（西元一一八一年）四十二歲罷職閒居上饒帶湖，為其平生最長的一段仕宦生涯。二十年間，稼軒曾三任朝官（司農寺主簿、倉部郎中、大理少卿），但為期不足三年，其餘十七年都在地方任職，足跡遷轉於今江蘇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之間，先後歷任江西、湖北、湖南帥臣。客觀說來，稼軒以一歸正軍人，又非進士出身，二十年間官至方面大員，其仕宦不可謂不順，然而其情懷並不舒暢。這主要要有兩重原因：一是其懷抱雄才大略而不得施展，其志圖恢復而難以實現；一是其為官敢作敢為卻時遭擯阻非議。

稼軒南歸後的前十年，即隆興、乾道年間，曾多次進奏恢復大略，均不為所用。宋孝宗即位之初，銳志恢復，起用張浚為江淮宣撫使。時任江陰簽判的稼軒即向張浚陳說「分兵殺虜之勢」^④，未獲採納。隆興元年（西元一〇六三年），張浚北伐潰敗於符離（今安徽宿州）之後，宋廷主和派得勢。稼軒於隆興二年上奏煌煌萬餘言的《美芹十論》^⑤，從「虜人之弊」和「朝廷之所當行」兩端，分「審勢」、「察情」、「觀釁」、「自治」、「守淮」、「屯田」、「致勇」、「防微」、「久任」、「詳戰」十個方面闡述恢復大計。然而所論未能阻止宋金於當年十二月達成和議。

數年後，孝宗「深悟前日和議之失，思欲亟致富強，以為恢復之漸」^⑥，加強邊備。乾道五年（西元一一六九年），一向主戰的虞允文入相執政，稼軒亦於次年召對延和殿，進奏〈論阻江為險須藉兩淮疏〉和〈議練民兵守淮疏〉，一年後又向虞允文進獻《九議》，從用人強兵到戰略戰術等方面均提出具體方案，且抱定必勝信心：「苟從其說而不勝，與不從其說而勝，其請就誅殛，以謝天下之妄言者。」^⑦然而稼軒在陳述己見的同时，對虞氏執政三年來的恢復方略有所批評，即《宋史》本傳所稱「持論勁直，不為迎合」，其結果是建言未獲採納，自身則奉命出知滁州，恢復之事亦終無所成。

乾道八年（西元一一七二年）春，稼軒出任滁州知州，開始了江、淮、兩湖間的十年仕宦生涯，政績非凡，如治理戰後殘破荒陋的滁州、江西提刑任上平定茶商軍起事、知潭州時創建飛虎軍、知隆興府時治理旱荒等，展現出傑出的地方政治才幹，故朱熹稱其「輟車每出，必著能名；制閫一臨，便收顯績」^⑧。然而與顯著政績相伴隨的，是其治政行事之手段作風不時遭受指責，如平定茶商軍，宋孝宗云：「辛棄

④ 黎靖德編《朱子語類》卷一一〇，中華書局，一九八六年。

⑤ 參見辛更儒《辛棄疾研究》，人民出版社，二〇〇八年。

⑥ 朱熹〈數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〉，《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九十七，《四部叢刊》本。

⑦ 辛棄疾《九議》，鄧廣銘輯校審訂，辛更儒箋注《辛稼軒詩文箋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五年。

⑧ 朱熹〈答辛幼安啟〉，《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八十五，《四部叢刊》本。

疾捕寇有方，雖不無過當，然可謂有勞，宜優加旌賞。」⁹從「不無過當」語中不難推想到朝臣的非議，周必大就曾奏論「辛棄疾所起民兵數目太多，不惟揀擇難精，兼亦倍費糧食」，且云：「但觀其為人，頗似輕銳，亦須戒以持重。」¹⁰又有人謂「辛棄疾平江西茶寇，上功太濫。……辛棄疾有功，而人多言其難駕御」¹¹。

稼軒所創之飛虎軍對維持地方治安發揮著重要作用，然而在創建期間因耗資鉅大而引來不少非議，孝宗降金牌叫停，稼軒隱而不宣，軍營得以建成。對此，朱熹的觀點頗為典型，他一方面肯定稼軒創建飛虎軍，「選募既精，器械亦備，經營葺理，用力至多。數年以來，盜賊不起，蠻徭帖息，一路賴之以安」¹²。另一方面又反對稼軒耗鉅資新創一軍：「以某觀之，當時何不整理親軍，自是可用，卻別創一軍，又增其費。」¹³周必大甚至謂稼軒此舉乃邀功自利：「長沙將兵元不少，……若精加訓練，自可不勝用。而辛卿又竭一路民力為此舉，欲自為功，且有利心焉。」¹⁴

對於自身官場境遇及其原由，稼軒在淳熙六年（西元一一七九年），湖南轉運副使任上所進〈論盜賊筭子〉中曾向孝宗表白：「臣孤危一身久矣。荷陛下保全，事有可為，殺身不顧。……臣生平剛拙自信，年來不為眾人所容，顧恐言未脫口而禍不旋踵。」「剛拙自信」、「事有可為，殺身不顧」之剛毅不屈，致使其身陷「孤危一身」之境。稼軒雖有自知之明，卻難改其剛直不阿秉性，其後罷居帶湖時所作〈千年調〉云：「卮酒向人時，和氣先傾倒。最要然然可，萬事稱好。……此個和合道理，近日方曉。」

⁹ 徐松輯《宋會要輯稿·兵》一九之二六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五七年。

¹⁰ 周必大〈論平茶賊利害〉，《文忠集》卷一三八，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
¹¹ 楊萬里〈宋故少師左丞相魯國王公神道碑〉，《誠齋集》卷一百二十，《四部叢刊》本。

¹² 朱熹〈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筭子〉，《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二十一，《四部叢刊》本。

¹³ 朱熹《朱子語類》卷一三〇，中華書局，一九八六年。

¹⁴ 周必大〈林黃中少卿〉，《文忠集》卷一九五，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
遭受彈劾罷職，令稼軒深切體驗到官場「和合道理」之重要。

然而當年身在官場，志在有為而「不為眾人所容」，身陷「孤危」，卻不願逢迎附和，依然堅持「事有可為，殺身不顧」。在上面引及的〈論盜賊劄子〉中，稼軒直言地方官吏之貪濁，逼民為盜：「田野之民，郡以聚斂害之，縣以科率害之，吏以取乞害之，豪民大姓以兼併害之，而又盜賊以剽殺攘奪害之，臣以謂『不去為盜，將安之乎』，正謂是耳。……民者國之根本，而貪濁之吏迫使為盜。」在隨後的帥湖南安撫使任上，彈劾貪官汙吏，整編鄉社，創建飛虎軍，帥江西時以治理饑荒有功，轉浙西提刑，尚未赴任即遭彈劾，罷歸帶湖，結束了二十年的仕宦生涯，時在淳熙八年（西元一一八一年）冬。

稼軒南歸後的這二十年，正值青壯年，輾轉官場，勤於政務，積極為國事建言，留下不少著名政論，但作詞不多，現存約九十首，為其官場生活情懷的展現，如較多僚友間的酬贈祝壽之詞，也顯示出其二十年來的宦情變化。

宋孝宗即位前十年間，朝堂主戰之聲尚未沉寂，因孝宗心存備戰恢復之意。稼軒對恢復大業之成功抱有期待，如乾道四年（西元一一六八年），建康通判任上贈江東轉運副使趙彥端的壽詞〈水調歌頭〉云：「聞道清都帝所，要挽銀河仙浪，西北洗胡沙。回首日邊去，雲裏認飛車。」表達出對朝廷起意北伐抗金的興奮和期待，也流露出內心激切的報國熱情。其後為曾在紹興末年進奏〈恢復要覽〉，時任建康府帥的史正志所作的幾首詞，也表露出類似的情懷：「袖裏珍奇光五色，他年要補天西北。」（〈滿江紅〉「鵬翼垂空」）「從容帷幄去，整頓乾坤了。」（〈千秋歲〉「塞垣秋草」）

也就在這幾年間，稼軒積極建言，奏論恢復之事，但均不為所用，心生憂憤。乾道八年（西元一一七二年），知滁州任上賦詞送別僚友范昂云：「老來情味減，對別酒，怯流年。……長安故人問我，道愁腸殢酒只依然。目斷秋霄落雁，醉來時響空弦。」（〈木蘭花慢〉）稼軒時年三十三，卻自嘆「老來情味減」、「愁腸殢酒只依然」，其失志情懷溢於言表，而目斷秋雁，醉響空弦，又於沉鬱中激盪出雄武氣

魄。此番憂憤沉雄情懷在兩年後「登建康賞心亭」所作的〈水龍吟〉中更為鮮明：「遙岑遠目，獻愁供恨，玉簫螺髻。落日樓頭，斷鴻聲裏，江南遊子。把吳鉤看了，欄干拍遍，無人會、登臨意。」壯志難酬，知音無覓，然退歸而又不甘：「求田問舍，怕應羞見，劉郎才氣。」面對風雨流年，惟有揮灑一腔英雄悲慨之淚：「可惜流年，憂愁風雨，樹猶如此。倩何人、喚取紅巾翠袖，揜英雄淚。」

隨後數年間，稼軒因事、因地、因人，仍不時觸發出時世悲慨和抗金豪情，如登贛州鬱孤臺而感慨靖康亂離、故都淪陷之悲：「鬱孤臺下清江水，中間多少行人淚。西北望長安，可憐無數山。」（〈菩薩蠻·書江西造口壁〉）湖北送別李姓友人而想起漢代令匈奴膽懾的飛將軍李廣：「漢水東流，都洗盡、髭胡膏血。人盡說、君家飛將，舊時英烈。破敵金城雷過耳，談兵玉帳冰生頰。」（〈滿江紅〉）過揚州則追憶近二十年前，金兵南侵攻占揚州時的烽火塵煙，以及早年親歷的抗金生涯：「落日塞塵起，胡騎獵清秋。漢家組練十萬，列艦聳層樓。誰道投鞭飛渡，憶昔鳴騶血污，風雨佛狸愁。季子正年少，匹馬黑貂裘。」（〈水調歌頭·和楊濟翁周顯先韻〉），送僚友張仲固帥興元府，則想到當年漢高祖劉邦開創帝業、張良輔佐之功：「漢中開漢業，問此地，是耶非？想劍指三秦，君王得意，一戰東歸。追亡事今不見，但山川滿目淚沾衣。落日胡塵未斷，西風塞馬空肥。」（〈木蘭花慢·席上送張仲固帥興元〉），均寄寓抗金復國之壯志以及報國無門之激憤。

雖說壯志未酬，退身而不甘，然抗金謀略不為所用，且朝廷主戰之聲漸趨沉寂，稼軒深感恢復大業前景渺茫，加之外任遷轉頻頻，又時遭非議，心中伴隨英雄失路之悲而滋生的是倦怠歸退之念。這在淳熙間罷歸前的詞作中不時見出：

過眼不如今人意事，十常八九今頭白。（〈滿江紅〉「落日蒼茫」）

但覺平生湖海，除了醉吟風月，此外百無功。毫髮皆帝力，更乞鑑湖東。（〈水調歌頭〉「我飲不須勸」）

宦遊吾倦矣。玉人留我醉：明日落花寒食，得且住，為佳耳。（《霜天曉角》「吳頭楚尾」）

江頭未是風波惡，別有人間行路難。（《鷓鴣天》「唱徹陽關淚未乾」）

佳處徑須攜杖去，能消幾緡平生履。笑塵勞三十九年非，長為客。（《滿江紅》「過眼溪山」）

別浦魚肥堪膾，前村酒美重斟。千年往事已沉沉，閑管興亡則甚。（《西江月》「千丈懸崖削翠」）

二年魚鳥江上，笑我往來忙。富貴何時休問，離別中年堪恨，憔悴鬢成霜。……在家貧亦好，此語試平章。（《水調歌頭》「折盡武昌柳」）

品讀此類詞句，不難感受到稼軒的失意和無奈情懷，其淳熙六年（西元一一七九年）暮春，自湖北轉運副使改任湖南轉運副使時，贈別同僚之作《摸魚兒》尤顯幽怨悲愁：

更能消、幾番風雨？匆匆春又歸去。惜春長怕花開早，何況落紅無數。春且住。見說道、天涯芳草無歸路。怨春不語。算只有殷勤，畫簷蛛網，盡日惹飛絮。長門事，準擬佳期又誤。蛾眉曾有人妒。千金

縱買相如賦，脈脈此情誰訴？君莫舞。君不見、玉環飛燕皆塵土！閑愁最苦。休去倚危樓，斜陽正在，煙柳斷腸處。

官場上的遷轉，僚友間的離別，實乃仕宦中極平常之事。稼軒這樣一位英雄豪傑，竟然因一次正常的仕宦遷轉，而向僚友大發傷春怨別之情，筆調是那般的頓挫沉婉，情調是那般的無奈悲切，實則寄寓著深切的身世感慨：人生年華在官場風雨中消磨，平生志業一無所成且又「不為眾人所容」。如此境遇遂令稼軒萌生歸退之念，同年在湖南任上便開始經營帶湖新居，作《新居上梁文》云：「久矣倦遊，茲焉卜築。……雖云富貴逼人，自覺林泉邀我。望物外逍遙之趣，吾亦愛吾廬；語人間奔競之流，卿自用卿法。」

兩年後的江西安撫使任上，帶湖新居落成，洪邁為作〈稼軒記〉謂稼軒「本以中州雋人，抱忠仗義，彰顯聞於南邦。……壯聲英概，懦士為之興起，聖天子一見三歎息，用是簡深知。……使遭事會之來，挈中原還職方氏，彼周公瑾、謝安石事業，侯固饒為之。此志未償，顧自詭跡，放浪林泉，從老農學稼，無亦大不可歎！」稼軒自賦詞作雖對「君恩」有所繫念：「沉吟久，怕君恩未許，此意徘徊。」（〈沁園春〉「三徑初成」）但已感到恢復大業難成，宦海風波險惡：「意倦須還，身閑貴早，豈為蓴羹鱸膾哉。秋江上，看鶯弦雁避，駭浪船回。」（同上）「且約湖邊風月，功名事、欲使誰知。都休問，英雄千古，荒草沒殘碑。」（〈滿庭芳〉「傾國無媒」）為此常對家人提出退歸帶湖：「稼軒日向兒童說：帶湖買得新風月。頭白早歸來。……功名渾是錯。更莫思量著。」（〈菩薩蠻〉「稼軒日向兒童說」）心中歸意已定，隨後被彈劾罷職，稼軒來到帶湖，欣然賦詞「盟鷗」：「帶湖吾甚愛，千丈翠奩開。先生杖履無事，一日走千回。凡我同盟鷗鷺，今日既盟之後，來往莫相猜。白鶴在何處，嘗試與偕來。」（〈水調歌頭·盟鷗〉）筆端呈現出脫離仕宦險境，置身山水之間的放曠自由心態。

三

淳熙八年（西元一一八一年）冬至紹熙三年（西元一一九二年）春赴任福建提刑的十年，稼軒閒居上饒帶湖。上饒其地，一則山奇水秀，可供寄情遣懷。北宋釋覺範〈信州天寧寺記〉云：「江南山水冠天下，而上饒又冠江南。自昔多為得道者所廬。鵝湖、龜峯、懷玉，號稱形勝，而靈山尤秀絕。」二則地近臨安，便於關注朝政時局，所謂「地近日邊，幸政聲之易達」（《方輿勝覽》卷十八）。洪邁〈稼軒記〉即指出上饒為「士大夫樂寄」之地，就在於其「最密邇畿輔，東舟西車，蠶午錯出，處勢便近」。山水田園遣賞以及與士大夫的交遊酬唱，遂成為稼軒退居帶湖期間讀書以外的主要活動，其詞作便是這

些日常生活的寫照。

帶湖新居即將落成時，稼軒在江西安撫使任上作〈沁園春〉（三徑初成）稱「雲山自許，平生意氣」。如今閒居帶湖，正可盡情遊賞雲山林泉，不負「平生意氣」。其遊歷之地，詞中提及者有雲洞、博山、雨巖、鵝湖、西巖、南巖、瓢泉、黃沙嶺等。稼軒這類詞作展現出不同格調的自然境界，顯示出詞人非凡的寫景藝術。如寫雲洞：「千古老蟾口，雲洞插天開。」（〈水調歌頭〉）貼切入神的比喻誇張透著奇幻色彩。訪得周氏泉（稼軒改名瓢泉）作〈洞仙歌〉云：「飛流萬壑，共千巖爭秀。」潑墨揮灑，氣象恢宏壯麗。描繪山水園林小景、村舍田園風情則筆致細膩活潑，如〈清平樂〉（茅簷低小）以清新靈動的筆觸勾畫出一幅溫情恬適、自然純樸的農家生活和勞動圖景。此類小品畫一般的例子尚有不少：

逗曉鶯啼聲呢呢，掩關高樹冥冥。小渠春浪細無聲。（〈臨江仙〉）

一川松竹任橫斜。有人家，被雲遮。雪後疏梅，時見兩三花。（〈江神子〉）

一川淡月疏星，沈紗人影娉婷。笑背行人歸去，門前穉子啼聲。（〈清平樂〉）

春入平原薺菜花，新耕雨後落群鴉。（〈鷓鴣天〉）

陌上柔桑破嫩芽，東鄰蠶種已生些。平岡細草鳴黃犢，斜日寒林點暮鴉。（〈鷓鴣天〉）

讀這些詞句，令人感到詞人在景外閒靜觀賞，如其〈清平樂·檢校山園，書所見〉所展現的場景：「西風梨棗山園，兒童偷把長竿。莫遣旁人驚去，老夫靜處閑看。」

稼軒面對清雅的山水風光、恬適的鄉村風情而「靜處閑看」，置身奇山異水之中則呼石喚水，與物為戲，如〈山鬼謠〉題詠雨巖怪石：「問何年、此山來此？西風落日無語。看君似是羲皇上，直作太初名汝。溪上路，算只有、紅塵不到今猶古。一杯誰舉？笑我醉呼君，崔嵬未起，山鳥覆杯去。……依約處，還問我、清遊杖屨公良苦。神交心許。待萬里攜君，鞭笞鸞鳳，誦我〈遠遊〉賦。」

與鷗鷺盟約，攜怪石遠遊，見出稼軒擺脫官場束縛後的遺賞超舉意興。然而，無論是「靜處閑看」山野風光、鄉村風情，還是盟鷗友鶴、醉呼怪石相約遠遊，恐怕都不是「以功業自許」的稼軒內心深處的意願。他在罷職退居之初遊雲洞時，見崖上漲痕、山間雲霧，而感慨滄海桑田之鉅變，和宇宙萬物之瞬息變幻，進而反觀人生入世，流露出對自身近年來人生遭際的自嘲自嘆，以及對人世興衰的無奈感喟：「笑年來，蕉鹿夢，畫蛇杯。黃花憔悴風露，野碧漲荒萊。此會明年誰健，後日猶今視昔，歌舞只空臺。」（《水調歌頭》「千古老蟾口」）此為山水遊歷中的酬贈之作，人生失意之慨隱含於言語間。而當其於風雨交加的秋夜「獨宿博山王氏庵」，則此番失意之悲便噴發而出：「平生塞北江南，歸來華髮蒼顏。布被秋宵夢覺，眼前萬里江山。」（《清平樂》「遶床饑鼠」）壯志未酬而無奈歸退的人生憂憤激盪於筆端。

遊賞山水風光、鄉村風情之外，親友間的交通酬贈，是稼軒帶湖閒居生活的一大內容，其酬贈唱和詞作有一百二、三十首之多，涉及五、六十人。這些詞作因酬贈對象不同、情事境遇不同，而呈現出不同的格調情韻，其中固然有不少意義不大的應酬之作，但值得重視的是那些與知己親友間的酬贈詞作，其中透露出稼軒內心深處的憂憤和對時局及抗金大業的繫念。

辛祐之為稼軒族弟，大概是求仕或科舉失意，途經上饒返歸浮梁。稼軒有多篇詞作為之送別，有寬慰：「鐘鼎山林都是夢，人間寵辱休驚。」（《臨江仙》）；有勸勉：「詩書事業，青氈猶在，頭上貂蟬會見。莫貪風月臥江湖，道日近、長安路遠。」（《鵲橋仙》「小窗風雨」）；更有沉鬱的悲怨之情：「塵土西風，便無限、淒涼行色。還記取、明朝應恨，今宵輕別。珠淚爭垂華燭暗，雁行欲斷哀箏切。」（《滿江紅》）、「無情最是江頭柳，長條折盡還依舊。」（《菩薩蠻》）、「衰草斜陽三萬頃。不算飄零，天外孤鴻影。幾許淒涼須痛飲，行人自向江頭醒。」（《蝶戀花》）對性情豪爽且識略高遠的稼軒而言，憂傷不止來自離別情事，而更多是別有其恨：「不是離愁難整頓，被他引惹其他恨。」（《蝶戀花》）「衰草斜陽三

萬頃」此所謂「其他恨」，當為難以言盡而又不難體會的家國身世之恨，前引詞句中的「日近長安路遠」，其寓意與其詞中屢見的「西北有長安」、「長安正在天西北」等相同，透露出稼軒內心對收復失土的憂慮和繫念。

送別辛祐之的這些詞作，也可見出稼軒帶湖閒居期間的複雜心境。一方面是對待人生失意的超然灑脫心態，所謂「鐘鼎山林都是夢，人間寵辱休驚。只消閑處過平生」（《臨江仙》）。這在此間的不少詞作中都有表露，如「人生行樂耳，身後虛名，何似生前一杯酒！便此地結吾廬，待學淵明，更手種、門前五柳」（《洞仙歌》）、「飛流萬壑」（《世事從頭減，秋懷徹底清》（《南鄉子》））、「君向沙頭細問，白鷗知我行藏」（《朝中措》）、「夜深殘月過山房」（《靜掃瓢泉竹樹陰，且恁隨緣過》（《卜算子》）「欲行且起行」）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對待自身的名利富貴、得失榮辱，稼軒或可置之度外，而對其平生立定的抗金恢復志向則無法超然處之。這便是其帶湖閒居心境的另一面：因壯志難酬而憂憤，同時又不失信心。稼軒送別仕宦失意的辛祐之所表露的幽恨，及其對祐之的勸勉，就透露出此番心境，其酣醉浩歌或觸事而賦的某些詞作中則有鮮明的表露：

醉裏重揩西望眼，惟有孤鴻明滅。萬事從教，浮雲來去，枉了衝冠髮。（《念奴嬌·瓢泉酒酣，和東坡韻》）
 汗血鹽車無人顧，千里空收駿骨。正目斷、關河路絕。我最憐君中宵舞，道「男兒到死心如鐵」。看試手，補天裂。（《賀新郎·同父見和，再用韻答之》）

起望衣冠神州路，白日消殘戰骨。歎夷甫諸人清絕。夜半狂歌悲風起，聽錚錚陣馬簷間鐵。南共北，正分裂。（《賀新郎·用前韻送杜叔高》）

了卻君王天下事，贏得生前身後名。可憐白髮生。（《破陣子·為陳同父賦壯詞以寄之》）
 長劍倚天誰問，夷甫諸人堪笑，西北有神州。此事君自了，千古一扁舟。（《水調歌頭·送楊氏瞻》）